

吉恩直到9岁才知道,自己真正的名字叫做伯利提莫斯,母亲在此之前也从未提起此事。不过即使如此,他也没有任何真实感,依然使用吉恩作为自己的名字。每当有人叫他吉恩的时候,他就会倍感亲切,因为9岁前那段使用吉恩作为名字的岁月,才是他真正向往的生活。

回到王宫后,吉恩便被禁止外出。他没有反抗,乖乖地待在自己并不喜欢的王宫里,但一次也没有忘记童年时代与伙伴们玩耍过的那些大街小巷。

再高的城墙也无法关住雄鹰。在吉恩14岁的某个夜里,他忍不住逃出王宫,首次来到了埃弗林的街上。陌生的道路与繁华的夜市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吉恩漫无目的地在城里逛着,不知不觉间已走到市场尽头。

埃弗林城建造在一片炎热的土地上,白天的高温使人们对室外望而却步。所以每当毒辣的太阳落下后,埃弗林城才开始沸腾起来,最热闹的便数吉恩来到的卡佩纳市场。不过在月上中天前,正经商人们便会收摊回家,之后,这里就变成了另外一些人狂欢的天地。巷子的暗处藏着谋划钱财的强盗,站在街道两侧的是目露凶光的暴徒,穿着斗篷满脸阴郁的秘教徒徘徊于平凡的屋檐前,精于算计的鸦片商人正在兜售自己的货物,还有善于欺骗的老人贩子,冷漠的杀手和贪财的咒术师,这些人,才是午夜集市的主宰。

不过自从被带回埃弗林后就关在王宫的吉恩并不知情。他来到市场尽头的一间小酒馆,有些熟悉的装潢风格让他想起了小时候所喜欢的那间店。冲动之下,吉恩就这样走了进去。午夜的酒馆中只有三四个长相粗鲁的男人在喝酒,听到动静的男人们纷纷抬头望向吉恩。在发现来者只是个一身少爷打扮的男孩时,一个男人皱起眉头用轻蔑的口气对他说:“小子,大晚上的,赶紧回家找妈去吧。”

吉恩没有理会那个男人,自行坐到桌子一角点了饮料。酒保似乎觉得他很有趣,便给他端来了东西。他默不作声地喝着饮料,然后望向窗外渐渐变得宁静的集市。这时,一个男子走过来跟他搭话道:“怎么了,小子,蜜糖饼干被妈妈藏起来了?”

吉恩对男子的挑衅之词毫不在意:“不但藏了饼干,还说不跟我一块睡了呢。”

那个男子笑道:“真可怜,我妈妈可是挥着扫帚把我赶出家门,让我永远都别回去呢。”

吉恩抬眼望着他说:“我妈妈总是口头上说为我好,不过实际却老是让我干些讨厌透顶的事!”

此时吉恩才看清,搭话的是一名长着紧致肌肉的瘦高男子,裸露在外的肩臂上布满了伤痕。他灵巧的身躯使他看起来与30岁的壮年无异,但布满皱纹的脸已饱经沧桑,就像是垂暮的老者。即使如此,那张脸的轮廓也应曾年轻时代受过不少女人的青睐,如今在他露出笑容时,仍能让人感觉到心醉的温柔。听了吉恩的话,男子哈哈大笑了起来:“母亲不就是为了折磨孩子而活的吗?”

他递了杯酒给吉恩,吉恩毫不客气地一口喝干。酒虽烈,不过第一次喝酒的吉恩却硬撑着挺了过来。看到这一幕,在一边喝酒的那些男人又冲吉恩扔了个干椰子,他轻松地接下,然后挑衅似的咬了一口。这时,那个进门第一个冲吉恩开口的男人无奈地耸耸肩:“小子,身手不错嘛!”

聊开之后吉恩才知道,过来跟自己搭话的男



长篇小说

上古世纪 冷杉与鹰(故事梗概)

傲慢的姿态仿佛在告知整个竞技场的人说,这个人弱得连杀的价值都没有。

“没人能战胜我!”

似乎凌驾于竞技场之巅的傲慢吼声,使观众们为他发出了狂热的呐喊。但吉恩却知道,这并非裴伽的傲慢,他只是说出了事实。一直以来他都因无法遇到更强的人而觉得乏味,轻而易举便能获胜的战斗在他眼里只是浪费时间。

因对手的弱小而不满的裴伽回到休息室后,看到等待他的吉恩,突然给了他一耳光并冲他吼道:“怎么还不走?你到底要干什么!”

因裴伽的力道而摔倒在地的吉恩重新站了起来,嘴角破了,脑袋也晕乎乎的,本来堆着满腹的话要说,现在却由于愤怒而就这样嚷了出来:“我会战胜你!”

“什么?”裴伽的表情因此而变得微妙起来。吉恩用手背抹掉嘴角的血,又补充了一句:“只要你肯教我!”

短暂的沉默后,裴伽首先露出了笑容:“如果我办不到,就作好死在我手中的准备。”

从此之后,吉恩正式成为了裴伽的徒弟,每三天晚上就会来裴伽这里学习。吉恩大多数时候都想尽办法如约而至,偶尔因王宫的严密监视无法偷溜出来时,他就会进行双倍训练来补偿失去的时间。就这样,4年过去了。在这4年里,吉恩的夜不归宿有时也会被发现,甚至被跟踪。但已年满18岁的吉恩不再是任人摆布的小孩,王宫派来的尾巴他轻易就能甩开。吉恩的秘密学业进行得非常顺利,不但是裴伽拿手的剑术,连其他多类武器的使用技巧也十分精通。吉恩更加尊敬自己的老师,而裴伽也被他超凡的学习能力所震撼。

与裴伽相熟后,吉恩也从他那里听说了以前的经历。裴伽出生自大陆北部,年轻时便到了称为“世界之都”的大陆中心城市德翡翠。在28到40岁的这段时期,他是德翡翠的一个臭名昭彰的杀手,曾有数百死在他手中。虽然也因此挣了不少钱,不过在他手里很快就被挥霍一空。如果不是靠着这两把剑挣来面包,这个闻名德翡翠的杀手甚至会饿死。

裴伽至今仍然过着这样随性的生活,但他再一次决斗中被对手砍掉右手小指后,便渐渐地失去了当年那惊人的实力。曾经的右手主剑变成了左手主剑,即使如此,他在埃弗林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剑客,但与当年比起来,却渐渐地衰退了。裴伽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全盛期的自己。

世界之都德翡翠最强的人,也就是全大陆最强的人。然而失去手指的裴伽却只能离开,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光辉历史从此变得黯淡。最强的剑士一夜之间突然从德翡翠消失,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也使他的名声从此成为了德翡翠的传说。然后他隐姓埋名来到埃弗林,开始使用裴伽这个假名,至今为止,他与吉恩之间也没有互通过真实

姓名。

这段时间,南部最强的角斗士“红刃”要来埃弗林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竞技场。所有人都期待着裴伽与红刃的对决,裴伽听闻之后只是淡淡一笑。虽然明知道是竞技场的把戏,不过裴伽却盼望着红刃与他那些强大的传闻真的名副其实。吉恩知道裴伽的想法,他今年已经63岁了,再强的剑士也无法逃过岁月的摧残。最致命的弱点便是他越来越模糊的眼睛,在强光下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前几年轻易就能战胜的对手如今才开始变得棘手,但裴伽却绝不会允许自己败在那些无名小卒手中。他期待着一个强者为他带来死亡——一个能够毫不折辱他这光辉一生的强者。

在与红刃对决的前夜,裴伽叫来吉恩,吩咐他明天一定要来观看这场决斗。他给吉恩安排了观众席上最好的位置,并将某个人的姓名和地址给了吉恩。他说,如果他明天在决斗中死去,便要吉恩去德翡翠找到那个人。

4年来,裴伽渐渐将这个优秀的徒弟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疼爱。他的过去甚至连竞技场的同伴都不知道,他却毫不保留地告诉了吉恩。

曾闻名世界之都的最强剑士如果就此默默死去,能够清楚记得他这一生的只剩吉恩一人。吉恩与裴伽订下了男人间的誓约,他将会守护与裴伽之间所有的秘密,并将这位最强剑士的过去传于世。

交代完后,裴伽像是放下一切般轻松地笑了。这笑容看起来就像他已经预见到了自己明天的失败一样。但吉恩却笑不出来,他想着,是不是去了德翡翠,就能知道裴伽的本名了。

终于到了决战日,整个竞技场都挤满了人。自从裴伽在此确立了王者地位后,竞技场很久都没有出现如此盛大的场面了。相互推搡着入场的观众们在兴奋地讨论着竞技场的王座今日是否易主,吉恩却默默地坐在裴伽给他安排好的位置上,内心躁动不安。是不是就算裴伽会死在这里,自己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已?

前面漫长的表演竞技终于结束,最后的决斗到了。在观众们狂热的呼喊声中,裴伽与红刃展开了对决。被称为南部最强的红刃虽然的确拥有相当的实力,但在宝刀未老的裴伽面前,转眼便已负伤三处。看到一上场便占了绝对优势的裴伽,吉恩终于放下心来。真是白操心,裴伽的实力自己还不清楚吗?经过这4年的成长,吉恩已经成为相当优秀的剑士,但要与裴伽比还相距甚远。虽然裴伽一再抱怨自己实力不如当年,不过与其他人比起,裴伽仍旧是最强的剑士。

突然,一束细小的强光打到了裴伽脸上,本能地想要扭转头躲避强光照射的裴伽一瞬间露出了破绽!红刃趁机砍中了裴伽,虽然裴伽凭着熟练的身手躲过要害,但手臂上却受了重伤。

心下一惊,吉恩立即回头寻找光源。有人想暗

算裴伽,他必需找出那个人!然而,要想在有数千名观众的竞技场内,找到那支闪烁了一瞬的细小光源,却绝非易事。此时,那束打在裴伽脸上的强光再次出现!吉恩寻着光束立即找到了光源,那是一名手握镜子的少女,在与吉恩视线相对后,她惊慌地逃走,消失在了人海之中。

就在这一瞬间,胜利的天平已经完全倾向了红刃。裴伽再次负伤,无法承受强光的眼睛极有可能因此失明。可怕的预感浮上脑海,再这样下去,裴伽真的会……

不,绝不能就这样结束!裴伽是如此渴望着与强者的最后决斗,怎能因这种诡计而输掉?

找到那个少女并非当务之急,必需马上阻止这场决斗!吉恩立即推开人群跑向不远处的贵族特等席,然而在他眼中,这段短短的距离也变得如此漫长。跑到特等席警备兵前的吉恩朝那里坐着的大臣喊道:“我是伯利提莫斯王子!我命令你立即停止这场决斗!”

特等席因此产生了一阵骚动,吉恩并没有穿着华贵的衣服,不知真伪的大臣与贵族们纷纷猜测着吉恩的身份。时间在慢慢流逝,终于有一位认识王子的大臣被人从最里面叫了出来。那是国王的亲信安塔伦,看到吉恩后他立即弯腰行礼,并问道:“王子殿下,请问为何要阻止这场决斗?”

吉恩着急地跺着脚说:“没时间解释了!快让他们停止!”

应王子的要求,安塔伦立即下令升起示意决斗中止的黄旗。但激战中的两位角斗士与警卫兵们都沒有立即看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场精彩的决斗所吸引。因强光而失去视力的裴伽错看了对手的身影,就在那一刻,红刃刺中了裴伽喉下方的要害,吉恩就像是自己被刺一样发出了悲鸣。

裴伽并没有倒下,依然笔直地站在那里。感觉到胜利的红刃一刀挑开了裴伽的胸甲,鲜血顿时随着胸甲的掉落泉涌而出。这时在裴伽裸露出的皮肤上,吉恩看到了他背后的一个文身,就在脖子下方肩胛骨的位置,有一只展翅飞翔的凶恶的雄鹰。

裴伽望向吉恩原本该在的位置,用失去视线的眼睛寻找着吉恩。那是他们的约定,要在那个位置上一直看着裴伽迎来最后一刻。但现在,那里已经没有吉恩的身影。被贵族们簇拥着的王子无法重新回到那个约定的位置,就算现在过去说不定也为时已晚。心急如焚的吉恩朝竞技场内大场喊道:“我在这里!”

随着声音的响起,裴伽笔直地倒了下去。

吉恩朝倒下的裴伽跑过去,人们纷纷为王子殿下让出了一条路。奔跑着的吉恩眼中只能看到那具浸满鲜血的尸体,他想着,最后那一刻,裴伽听到自己的呼喊了吗?看到自己奔跑过去的身影了吗?会不会认为自己没有遵守约定,然后悲伤地死去呢?

他在心中暗自发誓,此生必将守护这个约定直到最后。带着裴伽的委托去世界之都德翡翠,让裴伽一生的荣誉流传天下。他要所有人都记得,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名最强的剑士,在这里活过,战斗过、存在过。

然后,眼泪终于忍不住奔涌而出。

(田小爽 编写)

(《上古世纪 冷杉与鹰》,全民熙[韩]著,薛舟、徐丽红译,作家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作罢,但是提出个条件,让张雨田在吃饭时唱上两句京韵大鼓,就算是用艺术买单了。唱到一半的时候张雨田猛然想起大虎和小宝,几个人把桌子上的碟碗扒拉开,腾出块地方推演起来,但最后都无法解释这种近乎于赔本赚吆喝似的犯罪行为。就在他们苦思冥想时,老疙瘩邱毅打来电话,传达王处长的指示,叫张雨田去负责审查两名犯罪嫌疑人。

预算室内的较量,让张雨田敏感地发现疑犯大虎是故意诈骗,当他想直言陈述的时候,却被急于扩大战果的领导制止,无奈只好跟随自己的师傅刘刚回到市区,刘刚想拜张雨田为师,张雨田不允。两个人在闲谈中刘刚无意说出通过拍摄的视频可以查找人质的线索,张雨田兴奋不已,急忙找到牧园,趁夜来到刑警队。张雨田、战奇、牧园和刘刚在刑警队视频监控里发现,贵宾室旅客中暗藏着潜逃了数年的犯罪嫌疑人宋林,这使得已经结案的案件变得扑朔迷离。他们连忙赶到医院寻求师傅丁瑞成的支持时,又传来了拘留所里大虎脱逃的消息。

关押大虎的号房是看守所里最严密的监室,可是大虎竟然在此严密的看押下,匪夷所思的越狱脱逃了。

通过现场勘查,张雨田判断出嫌疑人大虎的越狱方式和逃窜方向。正如张雨田推断的那样,大虎没有离开平海,而是去找他们的老板宋林。

“宋哥,我是大虎。”

“大虎,怎么是你?你跑出来了,你在哪儿?”

“在你的小洋楼附近,我看见你的车了。”

宋林的心猛然紧了一下,大虎怎么知道自己这个隐秘的窝点?接电话的这几秒钟里,宋林脑中飞速地旋转。大虎是跑出来的还是带着警察来的?他会不会真的向警方投降了?他来找自己是要钱还是想躲避追捕?就算他是真的越狱逃脱,那么随着他的到来自己这个窝点也会暴露在阳光下。不能请示老板如何处理,那样只能换来老板的不信任,而且还会祸及到自己,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想到这儿,他急忙对话筒说道:“你在哪,就你一定要帮我捉住他,不能让他再跑了呀。”

与此同时,在医院里的另一名劫匪小宝突然死亡,这一切似乎都在向警方预示着危险的临近。

嫌疑人徐振虎主动给张雨田打来电话。张雨田接完电话后找到战奇,用极快的语速连比画带说地叙述了大虎电话里的内容,最后冲着战奇道:“他约我上午10点见面,我想趁这个机会劝说他自首,即便他不自首我们也能当场抓住他。这样就能顺藤摸瓜搞清案件,徐振虎当过特种兵,论拳脚功夫我不是对手,真要是厮打起来我不是个儿。咱们这帮人里只有你是搏击高手,所以你一定要帮我捉住他,不能让他再跑了呀。”

张雨田他们几个人被停职审查,几个人在会议室无意中发现自己的谈话被窃听。张雨田愤怒地找到丁瑞成,却发现丁瑞成也在暗中调查事件的原委。张雨田和战奇费尽心力终于将牧园提供的线索解密,原来警队之中的内鬼就是他们的师傅,特警队队长邱毅。丁瑞成缓缓地拉起一把椅子坐到了邱毅的对面……

“师傅……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这帮弟兄们……我……”邱毅满脸惶恐痛苦的表情,双手不

住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在你们这帮年轻人当中,我对你寄予的希望是最大的,也教过你很多的东西。”丁瑞成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注视着邱毅说,“师傅这么多年,再加上同事一场,你应该最清楚我的工作方式。所以我不愿意也不想对你们使用任何的审讯程序和技巧。也不愿意看见曾经的同事、战友隔着一道铁栏杆进行你问我答式的对话。这些你们都明白吗?”

“我明白,我明白,师傅。我知道的都告诉您,我都告诉您。”邱毅不住地点着头,眼里流露出乞求的目光。

“那好,所有的繁文缛节我都没兴趣,咱们开门见山吧。我只问一个问题,谁是你的幕后主使?”

邱毅惶惶地看着丁瑞成,似是在心里还有些犹豫,但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嘴里喃喃地说道:“我说,我这个人……这个人您认识。”“谁?”“他就

是金晶集团的董事长,贾宏南。”

洒水车在夜间的大街上像只猎食的豹子,迅疾且凶狠地接近目标,径直朝电话亭撞了过去。宋林在一次撞击后迅速倒档倒车,加大油门又一次凶狠地碾压过去。洒水车拖着撞碎的杂物停在

长篇小说

发现(故事梗概)

路边,宋林下车后急忙跑到电话亭的位置查看,被撞得支离破碎的电话亭里只有一个身首异处的模特,模特的上身披了件宽大的衣服,里面根本没有大虎的踪影。难道他人间蒸发了?宋林脑中猛然闪出一个念头:大虎把我骗了。

与此同时,在医院里的另一名劫匪小宝突然死亡,这一切似乎都在向警方预示着危险的临近。

嫌疑人徐振虎主动给张雨田打来电话。张雨田接完电话后找到战奇,用极快的语速连比画带说地叙述了大虎电话里的内容,最后冲着战奇道:“他约我上午10点见面,我想趁这个机会劝说他自首,即便他不自首我们也能当场抓住他。这样就能顺藤摸瓜搞清案件,徐振虎当过特种兵,论拳脚功夫我不是对手,真要是厮打起来我不是个儿。咱们这帮人里只有你是搏击高手,所以你一定要帮我捉住他,不能让他再跑了呀。”

张雨田他们几个人被停职审查,几个人在会议室无意中发现自己的谈话被窃听。张雨田愤怒地找到丁瑞成,却发现丁瑞成也在暗中调查事件的原委。张雨田和战奇费尽心力终于将牧园提供的线索解密,原来警队之中的内鬼就是他们的师傅,特警队队长邱毅。丁瑞成缓缓地拉起一把椅子坐到了邱毅的对面……

“师傅……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这帮弟兄们……我……”邱毅满脸惶恐痛苦的表情,双手不

住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在你们这帮年轻人当中,我对你寄予的希望是最大的,也教过你很多的东西。”丁瑞成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注视着邱毅说,“师傅这么多年,再加上同事一场,你应该最清楚我的工作方式。所以我不愿意也不想对你们使用任何的审讯程序和技巧。也不愿意看见曾经的同事、战友隔着一道铁栏杆进行你问我答式的对话。这些你们都明白吗?”

“我明白,我明白,师傅。我知道的都告诉您,我都告诉您。”邱毅不住地点着头,眼里流露出乞求的目光。

“那好,所有的繁文缛节我都没兴趣,咱们开门见山吧。我只问一个问题,谁是你的幕后主使?”

邱毅惶惶地看着丁瑞成,似是在心里还有些犹豫,但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嘴里喃喃地说道:“我说,我这个人……这个人您认识。”“谁?”“他就